



周文矩《重屏会棋图》。

## 南唐名画《重屏会棋图》中 人物身份成谜

# 两个宁波人，解开这一谜团

7月6日至9日，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半决赛在宁波慈城举行。这也是该项赛事时隔35年后“回家”，港城宁波再度掀起围棋热。

自古以来，弈棋就被视为人的一项基本技能。在中国人心中，弈棋书画的地位与“六艺”等同。以此为内容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，以文学、戏剧、影视、绘画等为载体，产生了不少经典。比如，描绘抚琴场景的宋徽宗赵佶《听琴图》，被公认为一幅千古名画。

绘画素有记录之功能，历来以弈棋场面入画，亦常被视作“大雅”。传南宋刘松年的《十八学士图》中，就有对局画面。中国绘画史上，还有不少以此为内容的画作流芳后世，比如五代南唐周文矩的《重屏会棋图》。

去年在宁波美术馆举行的《盛世修典——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成果展·宁波特展》上，《重屏会棋图》的出版打样稿曾经展出，引发市民争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南唐被宋灭亡后，此图几经流转，画中人物身份成谜长达两百余年。而解开这个谜底的，是两个宁波人，分别是南宋的楼钥和元代的袁桷。

名画描绘兄弟恭的和谐气氛

五代时期，政局动荡，战乱频仍，即使并非处于政治中心的江南，政权也像走马灯一样更迭，正所谓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。

公元937年，南吴权臣徐知诰篡位称帝，建徐齐国，定都江宁（今南京），两年后徐知诰改名李昇，自称唐高祖，改国号为南唐，此后经历中主李璟、后主李煜。975年，被宋所灭。南唐传三世历一帝二主，享国三十八年，是十国中版图最大的政权。

历史上的南唐，情况与取代它的宋代颇有几分类似，就是重文治轻武功。尤其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执政时，在宫中设立画院，吸收了曹仲玄、周文矩、顾闳中、董源、巨然、徐熙、王齐翰、赵干、卫贤等众多丹青圣手，举国上下，文化昌明，艺术繁荣。

周文矩（约907—975），金陵句容（今江苏镇江）人。他在高祖李昇时期进入宫中，至后主李煜（961—975在位）朝，任翰林待诏。周文矩擅长人物仕女，所作多以宫廷贵族和文士生活为题材，兼画山水、屋木、佛道。绘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而更纤丽，多用“颤笔”画衣纹，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，宋人称其“用笔深远，于繁复则尤工”。代表作有《重屏会棋图》《五王酩酊图》《文苑图》《宫中图》等。其中以《重屏会棋图》最为著名，也正是此图令他名垂画史。他的另一件作品《文苑图》一度被收入中学美术教科书。

《重屏会棋图》，纵40.3厘米，横70.5厘米，绢本设色，原画已佚，现存两件摹本，其中一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另一件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。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及其三个弟弟弈棋的群像场面，在高雅的生活中流露出兄弟友恭的和谐气氛。

全画共五个人物。居中者为李璟，表情平和，目光落于棋盘前方，头戴高纱帽，身穿丝缕衣，身形明显较其他四位高大；左二和李璟同榻而坐的是其三弟璟遂，神情专注于棋局之中，身上衣物晕染为朱膘色。

这两人所坐长榻上放置暗色双耳投壶一个，内插白色羽箭，壶的旁边有两支羽箭和两个漆盘，这些都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雅玩之物。长榻的前方是一个短棋榻，上面放一棋盘。

准确地说，老大李璟和老三璟遂是观棋者。真正对弈的是位居他们左右的两位，分别是老五璟邈和老四璟达。璟邈形容较瘦，稍倾斜而坐，右手执棋子，左鞋脱至一旁，全神贯注；璟达左手食指指点棋盘，貌似计算棋局，右鞋脱至一旁，身形坐姿紧张且投入。

相对于李氏兄弟的专注，画面右侧的书童则显得闲适安然。该书童身穿花青圆领袍衫，着麻面鞋履，围红色组，执叉手礼，恭敬地站立在一旁。其身旁放置一张长榻，榻上有箱柜、茶几、漆盒等物。

画中的李璟正襟危坐，神情端庄稳重，衣纹细挺而带转折，呈现出“瘦硬战掣”的特点，这正是画史中记载的周文矩线描特色。

南宋的楼钥和元代的袁桷解开谜团

事实上，在周文矩完成此作后的约两百年里，画中人物的身份一直是个谜。这也激发了历代学者的好奇心。比如北宋王安石见到此画，写了一首题为《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》的诗，云：“不知名姓貌人物，二公对弈旁观俱。黄金错镂为投壶，粉幛复画一病夫……堂上列画三重铺，此幅巧甚意思殊。”

解开这个谜团的，是两个宁波人，分别是南宋的楼钥和元代的袁桷。

南宋宁宗时期，《重屏会棋图》落入担任黄门侍郎的楼钥（1137—1213，字大防，号攻媿主人）手中。楼钥将此画出示给好友王明清欣赏，虽然楼钥并不清楚图中所画为何人，但巧合的是，王明清家中恰好藏有一幅其祖父画的李璟肖像，遂“取李像以呈（楼钥），似面貌冠服，无毫发之少异，因为跋其后，楼深以赏激”。经此，才锁定《重屏会棋图》中的主角为南唐中主。

而考证出画中其他三人身份的，是另一位宁波人——元代历史学家、方志学家、藏书家袁桷（1266—1327，字伯长，号清容居士）。他在《清容居士集》中指出，画中三人分别为李璟的三个弟弟。后来，与袁桷同时代的陆友仁和清代的吴荣光，先后佐证了袁桷的观点。

这着实算得上是宁波人对这幅名画的重大贡献。

“主角”身份明确了，那么这幅画的名字为什么叫《重屏会棋图》呢？原来，在画中诸人的背后，还立着一道屏风，上面画的是白居易《偶眠》诗意，而屏风里面，又画着一扇山水小屏风，让整幅画面产生一种无限延伸的效果，故此画名为《重屏会棋图》。

《偶眠》诗云：“放杯书案上，枕臂火炉前。老爱寻思事，慵多取次眠。妻教卸乌帽，婢与展青毡。便是屏风样，何劳画古贤？”《重屏会棋图》体现的也正是这种抛开纷扰、慵懒闲适的生活意境。

当时强敌环伺，南唐的地位很不稳固，李璟心中怀着深深的隐忧，这种带有悲情的气氛，也鲜明地反映在画中。

细细品味，不难发现这幅画中还藏着一个谜：围棋的棋盘上，只有黑子，没有白子，那么当事人下的又是什么棋？

在中国历史上，政治家、军事家们下的棋，从来就不是棋，而是局。这里面有设计、有利诱、有权衡，玄机四伏，甚至生死攸关。周文矩作《重屏会棋图》时，李璟登基不久，既临外患，又存内忧，内忧是他最钟爱的儿子李煜年仅六岁，还不能参与国家大事；太子李弘冀羽翼未丰；而自己的三个弟弟均手握兵权，对皇权威胁极大。李璟和兄弟们下棋观棋，正是安抚兄弟的一种姿态；他还借屏风中所述之图以及白居易诗的意境告诉三人，自己不但情系兄弟，且存隐逸之心，绝非贪恋皇位之人。

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公元958年，李璟仍在世时，太子李弘冀和皇太弟李景遂爆发储位之争，结果两败俱伤，南唐中主兄弟恭的理想彻底破灭。公元961年，后主李煜上位；公元975年，兵败降宋，李煜被俘至汴京；公元978年，被宋太祖赵匡胤以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”为由杀害，南唐锦绣江山，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

记者 楼世宇

画中主人公下的不是棋而是局